三不山
歸安姚氏祠
吳興張林雪題

魏
韓賢
高柔
王觀
楊阜
滿寵
牽招
徐邈
崔林
孫禮
辛毗
高堂隆
田豫
郭淮
胡質

王昶　王基

王淩　毋丘儉　文欽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豐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初同縣豪右陳茂譖豐父兄幾致大辟豐陽不以爲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聚會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姓名隱居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豐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避亂來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荊州牧劉表禮辟遂適洮南居曇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豐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荊州辟爲丞相士曹掾後遷樂陵太守徙監治謁

若舊時冶作馬排（滿拜反為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馬百疋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阼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加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皆在鄴都暨奉策盛崇明正禮（禮迎神主建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祀多在厓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為士藏證恭侯子肇嗣肇薨子邦嗣暨嘗為

大鴻臚（其後有勃海韓宣者繼為之俱號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宣字景然勃海人也為人矮小建安中太祖召署永相軍謀掾冗散在鄴嘗於鄴宮與入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閾潦不得去乃以窮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曰應得唐突列侯不宜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

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大子言以為辯黃初中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匕縛束杖未行文帝薨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及其兄原褌腰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膽諦之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為尚書大鴻臚數歲卒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唯後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鄴長貪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從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州刺史比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戴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

寵盛當相要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撫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暮寢竊寢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閒太守清論多為林恕也遷大鴻臚時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貿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為夷狄所笑乃移書曉煌喻旨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常制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貪吏林為政推誠

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變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又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綱衆毛不整振其領皐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為今之制度不為踈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

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禀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宜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宜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户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詳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賓神制三府議博士傳祗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絶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黄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林之著此議頗爲世論所鄙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宛益

曰孝侯子述嗣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爲蜀郡都尉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亂將興欲與諸君避之衆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橫而柔冒難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宻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各召責還之還皆自相勸勵咸爲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柔白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姦令史柔執法允當獄無留滯又夙夜匪懈至擁腫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之而去自是辟爲丞相倉曹屬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大軍已舉將相翁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爲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敦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

舊法士亡老竟其妻子太祖惠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
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
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寬其妻子
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絶
其意望而徼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逃亡
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
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及
他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
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謂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
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增愛搆作
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
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
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
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執法時
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
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
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
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猶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

之怨在漢大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
誘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
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之罪罪之於
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奸罪以
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
遷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
以四時成功先王以輔弼興治成湯赦阿衡之佐文武
憑旦望之功遷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
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

魏之良臣莫若國之棟梁民之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
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
臣獻可替否之謂也若有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
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外州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
公朝朝望之日又可特引處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
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雖納焉而不以宿嫌欲枉法誅治
書執法鯨勃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
遣使者承指至門廚考掠數十魏經柔上疏曰臣聞尊賢貴德
位封柔延壽亭侯時楊

學聖人弘訓襄文宗儒
壤雄戰虎爭以戰陳爲
太祖初興閔其知此在
之官高祖即位遂闡
下之士復闔厚序之教親姐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
叡哲敷弘大猷光濟軌維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
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後遷
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助勵忘憊之心孔子稱
學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棻楚禮中公學士銳精漢隆皇威
擯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
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
帝納之後大興毀舍百姓勞役廣采衆文充盈後宮皇
子連夭繼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
干戈未圖東手宜蓄威養壯上繕治甲兵以邊待之而頃
士云病憲每奴之害不遠治第之事況今所營者非惟百
金之費實公家憂今宮室小狹北狄之患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

朗燕之儀記罷作者使得就農役云蜀平定復可徐興
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
滋多陛下聰達寬明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能罷之
祥又未感應臺下之心昊不悔戒周禮天子后妃以下
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
之聖慮不昌殆能由此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
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
則多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
敢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燕帝舅執法貴戚陽興農劉氏竊於
蠲禁內射兔其功書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
獄素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猥吾親示地
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
龜邪素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
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
其罪時制妻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
還父喪後有軍事受刺當詣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
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京自殺弘信甚嬖少奏陳其事
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

爲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及數陳其變及淵誅遜帝不
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
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
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
族原心可恕夫伸兄亮司馬牛之憂祈奚明叔向之過
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
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置囹圄使自
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使使屬金屑飲
之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是時殺禁地麁者身
死貲產沒官有能舉生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
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
則財富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
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以來百姓
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少加頃復有獵禁羣麁犯暴殘
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
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
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糜費之蠹者甚多萃有兵戎之
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啓廸稼

禍之艱難寬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釜祭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頃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貧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實禮錢何不言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訊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日遷司空徙司徒及太傅司馬懿奏免曹爽皇太后詔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爲太尉常道鄉公即位

增邑并前四千户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薨
薨謚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著勳前朝
改封渾昌陸子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
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
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
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姦王簿溫恢恢嘉之具白
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黎陽都尉會
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
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降附使還爲間應時
蝗蝻山陽平原平昌銀鄉大豆皆收曹休征吳尒
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
爲尚書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
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
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
意而不責也帝嘗於大石山圍虎趨乘輿禮便被鞭下馬
欲奪劒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
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

騎常侍禮亮直不撓奏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
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寇時州兵
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
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袍鼓奮不
顧身賊衆乃退詔書嘉慰勞賜綿七百斤禮爲死事者設
祀哭臨哀號發心肺以綿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
府出爲荆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懿謂禮曰人之清
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盧英待文王而
了且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堰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
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
仇讎如今所聞雖皐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
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
音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
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懿曰是也當別下圖禮
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
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
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
驗地若者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俞以爲丹朱爲驗

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
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
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按擿校也平原在
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爲長塹息流滓者也案刀平角
與圖奏而鄰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戶
祿素餐輒束帶著幘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
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
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
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鎮之太傅司
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惡理分界失
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歡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
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弼
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
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
不可忍及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禮凡臨七郡五州皆
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
時輩而精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

平二年薨謚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篤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鄭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潁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繇京城時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勑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勵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已息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王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王者曰君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吾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舍率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懿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所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

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奚等奢放多有干求憚
觀守法乃從爲太僕司馬懿誅奚使觀行中領軍據奚
弟義營昌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
即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
鄉公即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
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就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
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斂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
樹謚曰簡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勳前朝
改封悝東膠子

辜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
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爲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
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將征荊州
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
平荊州使譚尚自相斃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
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
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
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
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願明兄顯思困而不能取

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閱國分爲二連年戰伐而介胄生蟣虱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地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秦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秦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存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務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矣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爲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兵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

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十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十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

曰卿治郷將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之帝遂徙其半常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布出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險遠難禦道隆後服道涉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莫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筭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

廟筭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比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疆壯未老童齔勝殘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即位進封潁鄉侯邑三百户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

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究從僕射畢軌表言當置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時帝方脩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

權市馬遼東冨其意指以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數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書云此中國以綏四方雖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下毗諫曰天地之性高下不令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泛溢洪水爲害而立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時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爲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群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委柰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平陳群曰誠如辛毗言也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書曰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滻南先是大將軍司馬懿數請與亮戰明

帝終不聽且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爲大將軍宣節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懿數啟進攻毗禁不聽亮卒復還爲衛尉蕭侯子敞嗣咸熙中爲河內太守毗女憲英自有傳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

者也長史[illegible]

爲刺史時[illegible]

馬超之戰助[illegible]

反河間將引[illegible]

之勇甚得羌[illegible]

上諸郡非國家[illegible]

周超果率諸戎[illegible]

唯冀城奉州郡[illegible]

大將楊昂以助[illegible]

某所好遂去官而端徵爲太僕甘子康代[illegible]

爲別駕察孝廉時[illegible]

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illegible]

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illegible]

明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illegible]

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舍亭爲備不[illegible]

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illegible]

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而張魯又遣[illegible]

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

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三州遣別駕閻温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皐流涕誚曰皐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勗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忝何棄垂成之功貽不義之名皐以死守之岩號哭刺史太守卒遣請不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幸以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垠之皐以喪妻求葬假兄子叙爲撫夷將軍領岳營叙乃西至歷城皐少長叙家乃西至歷城見叙母及叙說前在苦中時事歔欷悲甚叙曰何爲乃爾皐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皐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雖弱冠奮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超遷而無義多釁易圖耳叙母慨然勑叙從皐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叙起兵於曾城超聞皐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

出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叔母叔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孔公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爵曰阜君存無并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絀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妻叔之母勸令聽受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記錄必不墜於地矣太祖征漢中以阜爲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氐王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穀之衣蹋鼓一作坐大笑阜厲聲責洪曰田力女坐大笑阜厲聲責洪曰田力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舞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奪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

移之恐吏民戀土阜恩信素著前後徙民民使居京兆
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户徙郡于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
爲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
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
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嘗見明帝著帽被縹綾
半裹被阜陛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
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宫室發美女以
充後庭數出弋獵秋大雨雷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指陳
災譴之由皆從心恣欲所致其語切直又雅士立王植怨
於不齒常欲國之親法禁峻密阜又陳九族之義以諷
帝詔報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眞伐蜀遇雨
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仄不暇食誠
王白魚入舟君
異而不戰寧者
便有天雨之患
多苦有不繼必
善政也帝覽奏
民者皆議以爲致

而任所私此忘治
民務此害農之甚也
合上欲此傷本之甚
功文俗之吏爲政不
也當今之急宜去四
禮之士而選用之此
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
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
對曰禁密不得宣露皐
免卿爲密反與小吏爲
皐帝聞而愈敬憚皐帝愛

長安大鍾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
公旦之聖制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泠
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
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
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
神明之休也臣竊上方隆興下蘭從帝以隆表示
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
隆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

聲發經營高門以間大鐘既鑄周景以壓之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社發興之不階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毀灾詔問陛此何咎於禮寧有新舊之義乎陛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臣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陛下消復之良術也詔問隆吾闔漢武帝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東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殺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臣以爲宜罷散民役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董甫言者不必生於此地矣帝竟復崇華毀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隆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

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唯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爲福矣帝於是爲之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厩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宮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資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夫采掾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招昊天也今宮室過

盛天彗章灼斯乃慈人懇切之訓陛下當崇孝子祇承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移風易俗在於宣明道化今有司不本大道而務糾刑書是以刑用而不措俗敝而不敦宜崇禮樂班叙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 縉紳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夫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梦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

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
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一二春稱王明二統
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高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
二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
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觀彫飾觀閣鑒大行之石
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
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凰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
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
力帝乃躬自攝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
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昔在伊唐洪
水爲厄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
歷年二十二載災害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
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燕土肅慎各有等差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
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
名也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
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災異既發則懼而脩政故無
不延期流祚若忽不革闇君荒主遂其情忘恬忽變戒

卒皆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今吳蜀二賊非徒自地
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要流跨有土衆僭號稱帝欲與
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復覆清儉輕
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
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家憂乎若復告
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黷武窮民重其徵賦
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
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斃而取之不
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大

之士恒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聖人之君恒自謂
乃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郡縣人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
年之蓄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十功州郡騷動若有
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設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
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
愜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
於昔而度支經用更無不足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
所在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
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

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若干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
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宜廣心造膝
宜在無諱若見豐昌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奪意惟忍不勝
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
恣睢命之曰天下極苦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
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諫而爲世識書奏帝覽焉謂中書
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
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恐殺不昭
臣之冊誠豈唯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聞二代之
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十萬非其有一民莫非
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然今縱欲皇天震怒宗國
爲墟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
人皆明王之胄也秦并六國音不脩乃構阿房之宮
築長城之守自謂本支百葉二世而亡近漢孝武
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
乃信越巫鬻天遷夜心起建章
妖蠱之變至於宮云
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

世臣闡黃初之際人非其戚田不類之爲育長慙巢口爪
曾赤此魏室之大異也上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
選諸王使君國典兵行暴吐鎮撫皇畿翼亮帝室音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漢呂之爵貴賴朱虛斯蓋前代之
明鑒矣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
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
獨陛下之天下也豈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
還里舍若遂沉淪竟而有知結草以報帝手詔慰勞之
未幾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文貞子欽以時服初太和中中
蔣濟

上疏言宜遵古封禪帝曰聞齊桓言使吾汗出流足事
寢歷載後遂議脩之使降撰其禮儀帝聞降沒歎息曰
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今舍我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
常以降與散騎常侍蘇林博士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
業者乃詔郎吏高才辭經義者三十人從降等分受四
經二禮爲設課試之法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

蒲寵字伯嶷平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爲郡督郵時郡內
李朔等多倚權部黷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
不復鈔掠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會稽受取干

亂吏政龍因其來在傳舍率出收之詰責所犯即
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
辟署西曹掾爲許昌令時曹洪以親貴有賓客在
縣界數犯法龍收治之洪書報龍龍不聽洪白太祖太
祖召許昌士吏龍知將殺原乃速殺之太祖聞而喜曰
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被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
少府孔融等並屬龍但當受辭勿加考掠龍一無所報
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
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
民望宜稱爲明公惜之太祖即日出彪初彧聽聞考掠彪
比日怒及因龍得出更善龍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
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乃以
龍爲汝南太守龍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
壁二誘其未降淮陰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
萬口二千二年從太祖征荊州大
軍還留龍行奮威將軍屯當陽繫權數擾東疆復召龍
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圍襄陽龍助征南將
軍曹仁拒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以霖雨水長爲

羽所没羽急攻拔入城攀入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失色或
謂仁曰今日之危非人力所支可及羽圍之不合輒輕船
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
遣別將已在郝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
進者恐吾軍掩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
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明盟誓會徐
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乃退進封寵安昌亭侯文帝
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
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率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
對寵勑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爲之備諸
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
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
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二年春降人稱吳
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襄西陽
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
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
皆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
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彊口斷夾石要

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
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部督
揚州諸軍事治南兵民戀慕大小稽顙奔隨道路不可
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詔使寵與所將親兵千
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
揚聲欲向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退還被詔罷
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
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
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
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淩騰布
言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作報書曰知識
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
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
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勑留府長史善
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
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
寵與淩共事不平淩支黨毀寵疲老悖謬故明帝召之
既至進見體氣康彊飲酒至一石不亂帝察賜之遣還

龍屢表求留詔不許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赴之龍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舡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襄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即夜遁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龍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捐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

以爲既示天下以弱且望吾城煙火而環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劃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龍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郭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澤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龍策爲長詔遂報聽其年孫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舡龍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而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

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
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
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兵號十萬攻合肥新
城寵馳往赴救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
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
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五向收熟
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
史督三千人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
之因以所獲盡爲將士賞意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
爲太尉寵不治家產家無餘財詔賜田十頃穀五百斛
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
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諡景侯子偉嗣
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
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爲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
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吾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
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爲袁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
欲降豫登城謂曰卿爲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

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
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之乎鄧艾而退瓚鄧知豫有權謀
而不能用也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推行太守事輔
素善豫以爲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
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輔從其計用受封
寵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
守所在有治聲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
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爲車結圍
陣乃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
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
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
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
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守效即相告語
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淨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初
比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率招解
傷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歲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
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誓要皆不得以馬
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并中國之利乃先講離之使

爲讎敵互相攻伐妻利意遲明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計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重前後截斷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千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敗亂比白棄甲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爲先伏兵所進

棄點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慴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師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常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通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禱剌攬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重業未宼而幽州剌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秩賜將軍太和末公

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
應選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
遣將軍周賀等之遼東求市馬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
詔使豫罷軍豫度賀等舡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
隨無岸當赴成山無藏舡之處輒便循海察行地形及
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賀
等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獲
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致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
海鉤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

督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
帝實嘉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
伐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不見列後孫權號十
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
衆土攻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軍耳宜聽使
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
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
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
盡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後吳復來寇豫往

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卧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户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大傅司馬懿以爲豫克非書喻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辭屢萬拜大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豫清儉約素嘗賜賊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以入家家人常資賤雖殊類咸高豫節嘉

其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掌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單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俱見害招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冢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是顯名後袁紹在冀州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法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

時尚幼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
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
變幹既不能又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
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爲從事太祖將討袁
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
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
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齎印綬往假峭王峭
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曰昔袁公受天子之
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曰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
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荅曰昔袁公承制
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令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
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
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
之勢彊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
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
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暑熱何敢
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頸築接刀欲斬之峭王驚怖
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

成敗禍福之效皆下席晚坐敬受勑教便辭遼東之使
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及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
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
觀之悉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中太
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
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帥東土寧靜文帝踐
阼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
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數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
附建義中郎將公孫康等斬送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
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千騎餘落皆令款塞大軍
欲征呉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門太守
郡多寇鈔招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
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
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貳
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
萬餘家詣郡附塞勑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子亦羅侯及
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
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

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歷北故上黨城置屯戍以鎮內
外寔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
收送於是野若晏閑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
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
水鹹苦民乃擔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土地勢因
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即位賜
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九校斛田豫出塞爲輒比能
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
并州以爲虜衆招招以爲節將兒圍不可拘於吏議自
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
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踊躍又遣一通於虜陰
要虜即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自潰走比能復
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襲討斬首級招以
蜀相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
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若祈山果遣使連結比
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便從便宜
討之時比能已還漢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
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逶遲不及若欲潛襲則山谿艱

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部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諸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討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而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

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爲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早卒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祖全大司農父縕雁門太守淮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爲五官將召淮署爲門下賊曹轉爲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爲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湯盪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文帝即

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爲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得疾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音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使最留民遲何也淮對曰臣聞王者先教導民以德憂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貞守定羌大帥辟蹏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

推問其親姻男女多少年長幼及見一二知其訣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突於抱罕加建威將軍五年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

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出比原數量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船死迷當等案撫柔氐二千餘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落抜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淮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保鄣其後因置西川鄙尉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為鋒淮度勢不利輒抜軍

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入氐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也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屯為翅淮軍始到狄道謀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果攻為翅會淮軍適至維適退淮進討叛羌斬饑何燒戈服降者萬餘落洛九等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官軍淮先形下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即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

取其累重會無戰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今若悪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欲斷維還不接化非計也不以維衆西接彊胡化以擾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其内外此交伐之兵也淮又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狠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西羌之至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謀降鍾會門將司馬子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謚貞侯子綝嗣統官至荆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勳前朝改封汾陽子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

掾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爲尚書郎
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
曰中聖人達旦之太祖太祖甚怒慶遠將軍鮮于輔進
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
偶醉言耳音不審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
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
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對
曰昔子反醉亡穀陽御叔罰於飲酒是皆同二子不能
自懲時復中之然宿酒可以解憂

傳而臣因醉見識帝大

入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西
方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
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
城太守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民常苦之穀邈上書
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廣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
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
犬馬還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
後率以禮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
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之勳也討

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邈所得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正始元年還爲大司農遷爲司隸校尉百僚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司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褒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

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爲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

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干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少與蔣濟采績俱知名於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祖太祖問曰胡通達以方正徵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江淮間往州郡蔣濟爲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名敏大略不及於公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即召質爲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諠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諠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爲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爲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剌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言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太祖

辟爲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爲恒山太守遷任東莞
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
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
若即自首罪人斯得質每軍功賞賜皆敬之於衆無入
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荆州刺史加振
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
議者以爲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
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
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屯廣陵振旅還朝賞賜優渥
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井楷壍設備以待敵海
邊無事質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
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
封陵陽亭侯邑百户謚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
質清行賜共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字伯虎官至前將
軍青州刺史封平春侯晉史有傳在良吏目中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父澤代郡太守伯父柔北
中郎將昶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長昶兄事之文
帝在東宮昶爲太子文學遷中庶子帝踐阼徙散騎

待郎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親所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志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究字道遂書誡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二者人知其

重而或輕自身破家殉於滅亡之禍曾何以免親之辱哉孝敬則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皆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惑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人患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知不知

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
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
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之教簡易者之教簡易道家之
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體之而已道儒墨名思義不敢違越
也吉若盤杆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
遠成戒關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笄
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猶不
之草人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悪

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
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
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
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愼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
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
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若此況庸庸之徒而輕
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
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
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
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閒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
之加人也人報青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
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
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
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感焉
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
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

如戒然所污染固已衆矣曰不惟陷之叔夫山林之士患
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今貪勵
俗然聖人不為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
義為名守慎為稽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
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伯益名奕郭嘉之子）
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
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
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
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

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昭先名嘏）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動不避涉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者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溢其貧賤慎無慼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敕

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審寄不虛運策不徒發端一小心清脩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懿以昶應選正始中轉任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昶以為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殖畜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懿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

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
考試猶進纔也未有舍進纔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
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吾官考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
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
其五欲絕侈靡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儲穀畜
帛反民於樸詔書諄令讀因便撰百官考課事狀以爲唐
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
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
於任賢略與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
能否可得而知也真大指如此二年昶奏孫權流放民
臣適庶分爭可乘釁務而制其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林
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
城太守州泰龔黔巫稍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
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絚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
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
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
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
驰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

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械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毋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遏江陵持施績全琮使不得東誕既誅詔增邑千戶并前四十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渾自越騎校尉入晉累官方任平

呉有功晉史有傳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君翁撫養

王基亦以善稱年十七郡召為主簿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淩表請基為別駕後召為祕書郎淩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以書勸州淩猶不遣淩流稱青土蓋亦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懿辟基未至擢為中書侍郎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敝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憲普頌淵云東野子之御馬馬力

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晝役勞苦男女離
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聲留意哀水之喻息奔騁於未
盡節力役於未困普濟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
侯而賈誼憂之以爲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
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練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
難以遺後當盛時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
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
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葬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
義常與抗辯遷安平太守入爲大將軍曹爽請爲

從事中郎出爲魏郡太守甚有政績嚴而有威惠
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賊大發衆係築建業
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
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
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少內無賢嗣中無謀
主權自出則懼內變卒起邊疆有則舊將已盡
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耳後權意不
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
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遷爲爽管屬隨

例罷其年爲尚書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
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
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
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
內侯基又上昶表城徙江夏治之以偪夏口由是賊不
敢輕越江明制度整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
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
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之也若不資
通川聚糧水戰之備明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

江陵有沮漳二水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
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謁江陵東陵
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
勢則拒天誅普意沮而向王化著益固然後率合蠻夷
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設而江
外之郡不守若此則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
兵出之利未可必也於是遂止司馬師新統政事基書
戒師以忘忘正心靜爲本且以許允傅嘏亲侃崔贊爲薦
師納用之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常樂亭侯毋丘儉文欽

作亂以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司馬師會於許昌師曰淮南之逆非妻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縣於軍門矣師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憑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示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人民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樂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銷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原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邱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濛水既至復言曰兵貴迅速未覩王遲之久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略絕運軍糧甚非計也師欲須

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鬬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拘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欲軍趨壽春基累啓求進討會吳

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軍趨據沛上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備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衆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形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昭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昭勑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譏訶城中食盡賊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平昭與基書曰初議

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宜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襲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棄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兆亭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人捷之後一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一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秘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千户并前五千七百户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言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疑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

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司馬昭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宜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是歲基薨進贈司空謚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勳前朝改封孫廣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王濬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濬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棄孝廉為發干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埽除時太祖辟為丞相掾屬文帝踐阼轉拜散騎常侍出為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淩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

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教嘗煩下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口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從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將數萬衆寇芍陂凌率諸軍逆戰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爲司空司馬懿既誅曹爽進凌爲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王受制於司馬懿不注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事大勿爲禍先其十一月愚復遣張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二年愛惑宇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三年春吳人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

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
華弘華連名以白太傅司馬懿懿將中軍從水道討凌
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為書喻凌大軍掩至
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彧謝
罪送印綬節鉞還到丘頭凌面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
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
還京都凌至項飲藥死懿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乃
窮治其事彪賜死諸連者悉夷三族朝議咸以為春秋
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斬棺載在方冊淩
愚罪宜如舊典乃發淩屍傳家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一日
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進弘華爵為鄉侯廣有志尚
學行死時年四十餘
母丘儉字仲恭河東閿鄉人也父興黃初中為武威太
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有功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
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新陽鄉侯入為將作大匠儉襲
父爵為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監以
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
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務者

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宮室猶無益也
還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
州刺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
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
督率衆二千護留等皆隨素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
降泛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朝貢封其渠帥二十餘
人爲侯王賜與馬綿采各有差公孫淵逆拒儉戰不利
引還明年帝遣大尉司馬懿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
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邑二千九百戶正始中

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
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
口（梁音渴）宮連敗走儉遂東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
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名得來數諫
宮宮不從其言得來數曰大王不見此地將士攻善遂不食
而死舉國哀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
子皆放還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討軍還六年復征之
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
里至于肅愼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

城諸門誘納八千餘口論功行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濬
灌民蒙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鎮豫州刺
史轉爲鎮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偃對
換誕爲鎮南都督豫州儉爲鎮東都督揚州吳人傳諸
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之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
東解圍恪退軍還初儉與文欽等厚善揚州刺
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
增虜獲以激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
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
長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東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己祥
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師移諸郡國舉兵反迫
脅淮南將守請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
於城西歃血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
衆渡淮西至項城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司馬師統中
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
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
師自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
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

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屬皆在比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師又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師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師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師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爲儉欽所迫脅皆悉歸降儉子甸爲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北走新安別攻下之東倫三族欽立入吳以欽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謚侯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之後也初以尚書郎爲滎陽令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絶而後蘇入爲吏部郎名有所屬託轍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臺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

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
明帝惡之免誕官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
爲御史中永正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淩之
陰謀也太傅司馬懿潛軍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
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
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後毋丘儉文欽
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大將軍司馬師
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濟淮向壽春儉欽之破也
誕先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惑破
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父在淮南復以爲
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
賛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時誕
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泊擊之斬賛
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户轉爲征東
大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淩毋丘儉累見夷滅
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
俠者數千人爲死士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塲計誕
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來臨淮

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
誕舊臣欲入廢之二年五月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
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斂淮南及
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
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門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
至吳稱臣請救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
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
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疾見時鎮南將軍王基始
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次合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將
其衆突入城六日乃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宣督
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昭屯丘頭使基及安
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
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
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
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
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
皆誕爪牙計事者也皆以謀不用棄誕踰城自歸於昭
昭乃使反間以奇變公說全懌等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

門來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為二年正月誕欽冶等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連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及石兩下死傷者敵地血流盈塹復還入城城中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皆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鷟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戮兵馳赴之衆不為用鷟虎單走踰城出自歸於昭軍吏請誅之昭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爾義然鷟虎窮迫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鷟虎使還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鷟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洛等智力窮昭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騎來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昭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拱手為列莫斬一人輒降其意不變至臺益時人比之田橫其得人心如此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誕以甘露二年五月及三年二月破

滅壽春既破議者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阬之昭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還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爲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暑戮咨亦生禽三叛皆遷天下快焉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衆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諸爲誕所脅略者悉赦之人聽鶯

虎收斂斂裹給其車牛致葬護喪還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怜其家貧給其厚艾初不稍謝每見高山大川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之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懿懿問其名乃稱艾艾懿曰公所稱艾艾復有幾艾荅曰鳳兮鳳兮

元是一鳳懿音之辭以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吳計使艾行陳項呂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溉灌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韜田并水東下令淮北

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喜帝收三屬於西陰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懿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舉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實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將軍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去賊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百餘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便作持吾令不得還維必

自東襲取洗城洗城在水北去艾百六十里艾即夜潛
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
侯加討寇將軍後還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
并爲一部艾上言匈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彊則侵暴弱
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
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毋誘而致
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
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寖重則胡虜不
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其叛割爲二國以
分其勢去毋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
居鴈門離國弱寇此御邊良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
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大
將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
昔所厚已吏父以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爲
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
不克退歸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
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義是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
內無其主不思撫恤上下以立根本競於外事虐用其

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蔽野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唯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則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一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源塞矣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毋丘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

嘉城作浮橋司馬師至遂遣據之文欽後以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逼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遂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民物流離幾於危亡今

以策言之彼有勝我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使不復一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彼狹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賒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成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二年詔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千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還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卻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昭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輜重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疆川口大戰維敗走闖雍州已塞道北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諸軍已尋還

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轂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劒閣
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速乘之從陰平
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
餘里亦兵衝其心腹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
進如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
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捨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
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
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懼於危殆艾以檀自裹
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

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繞綿竹列陣待艾
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左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
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手文怒曰存亡之分在此
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
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
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
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
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掠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
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行禪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

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意向不拜爲王官或領文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守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彭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其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吾妻維自一時雄兒也與其相值故窮耳士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褒艾功即拜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二子爲亭侯各食邑千戶艾言於司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人吳人震恐此席卷之時也然大舉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室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遣監軍衛瓘喻文事當須報不宜輒

行艾重言曰衙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
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入官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
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
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
吳未實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
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
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詔書檻車
徵艾艾仰天嘆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
於今日矣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

會已送艾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擁住囚繫詣
艾遇於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
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城初艾當伐蜀夢在山上而有
流水以閤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授易卦山上有水蹇蹇
緜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撫然不樂
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大尉王淩謀廢齊王而王
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
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爲惡者誠

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耿上疏爲艾嫡孫艾理冤其後有詔以艾嫡孫朗爲郎中艾在西時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初爲荊州刺史裴潛從事司馬懿鎮宛潛數言追詣懿由此爲懿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懿留缺待之就職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懿爲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二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二何駭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猶侯騎士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後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壯侯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護軍將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十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嘿學精綜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爲秘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高貴鄉公即位賜爵關內侯毋丘

儉作亂大將軍司馬師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
馬昭為大軍後繼師薨於許昌昭總統六軍會謀誤胜
幄時中詔勑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
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
與衛將軍俱發還到維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昭為大
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二百戶甘露
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居母喪在家簒誕必不從
命馳白昭昭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及誕反車駕住項
昭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婿親重臣

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翻導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
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事誕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
江自歸於昭會建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
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
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
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
時人謂之子房重還遷為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
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
侯鑒深不受詔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

外司時監軍姜維等屯田沓中以圖進取
譙周又上疏諫以爲蜀大將姜維屢興師旅勞役
軍糧竭敝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
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書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
中諸軍事昭勑青徐兗豫荊揚諸州並造作船又令唐
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渡吳著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
諸葛緒各統諸軍二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姜維
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
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
足陷於是斬儀儀許禕之子也艾劾以軍法會以事
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
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
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
前怛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怛圖漢城輔圖樂城會經
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
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
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
廖化等合守劍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陳禍兵勢

喻使詳擇利害自來多福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
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
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向
白水與會合艾遣將軍田章等從劒閣西徑出江由本
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二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
會與緒軍向劒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
徵還軍悉屬會進攻劒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
遂至緜竹大戰斬諸葛瞻等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
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追維艾進軍

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勑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
郪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烈便從東道詣會降
會上書具言狀於是悉檢士衆不得鈔略盡已誘納以接
蜀之羣司與維情好甚歡洽初曼侯霸降蜀姜維問之
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
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
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至是十五年而會果滅
蜀十二月詔褒會功就拜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户封
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户會內有異志因證艾承制專事

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劒閣要艾意表白事皆
易其言令辭指悖慢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昭懼艾
不從命勑會並進軍戍以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昭手
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
艾艾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
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謀反欲使
姜維等皆將蜀軍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
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
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昭書

二六恐鄧艾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
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
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
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
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晝無遺策四海所共
知也我持此欲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
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
發哀於蜀朝堂乃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大將軍司
馬昭皆班示坐上十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吏使所親信

代領諸軍所請羣臣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
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立建本屬胡烈烈薦之司馬
昭會請以自隨信愛之建陰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
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
與其子淵曰立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棓與捧同數
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幡拜爲散將以次棓殺投坑
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知或說
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
等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會無督

禦之若而人　元起城時方給與妻鎧杖白外有匈匈
宵似失火右堨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　曰兵來似欲作
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郎
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得破須臾門外倚梯
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
山而　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
散　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初艾
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
心旨兄弟以四年冬與鄧會意未知鄧會兄子豈隨會與

洪死會所養兄子毅及涂山昭表三子下詔以繇毓之罪等下獄當伏誅司馬
忌伏法或曰毓曾密啓昭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
昭遂等云始昭欲遣會伐蜀西蜀習蜀邪樂衆見曰今遣
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輕身無重任不若使餘
人行昭笑曰我豈當復不知此邪蜀爲天下患使民不
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
入心豫怯則智勇並沮智勇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耳
惟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
鄧所慮當何所能一辦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
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
震懼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
若作惡秖自滅族耳鄧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又會
白鄧艾不軌昭將西行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
艾但可勑會取艾不足自行昭曰鄧忘前時所言邪而
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
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
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鄧行寧可疑鄧

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予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字輔嗣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辨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傳皆如所知干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閒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辈黎無幾時病亡爽用事九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雜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

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弼注易頴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以書答其意頗譏戲之弼又注老子爲之指略及著道略論其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裴徽鍾會傅嘏和嶠劉陶阮籍山濤王戎畢卓衛瓘黃門侍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二年曹爽發以公事免其秋遇癘

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紀嗣弼之卒也司馬師聞之嗟嘆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歎如此

列傳第二十

通志一百一十七